

获2006年法国龚古尔奖
获2006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Les Bienveillantes

复仇女神

[美国]乔纳森·利特尔 著 余中先 译
Jonathan Littell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获2006年法国龚古尔奖
获2006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Les Bienveillantes

复仇女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女神／(美)利特尔(Littell, J.)著;余中先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8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书名原文:Les Bienveillantes
ISBN 978-7-5447-0797-8

I. ①复… II. ①利…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8661号

Les Bienveillantes by Jonathan Littell
Copyright © 2006 by Jonathan Littel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301号

书 名	复仇女神
作 者	[美国]乔纳森·利特尔
译 者	余中先
责任编辑	张媛媛 陆元昶
原文出版	Éditions Gallimard,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50.25
插 页	2
字 数	773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97-8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译者的话

《复仇女神》是一本很奇怪的书，作者乔纳森·利特尔（Jonathan Littel）是个美国人，一九六七年生于纽约，以前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二零零六年在法国的伽利马出版社刚一出版，就在巴黎引起轰动，销售势头极好，一时间似乎都在谈论这部厚达九百页的“砖头”书。几个月之后，又有奇迹再现，这部由外国人写的小说，居然一举夺得了二零零六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这两项桂冠，确实令不少业内专家和普通读者大跌眼镜。

如此之厚的小说，一般读者可能都没有勇气把它读完。因此，我作为曾有意志力把它翻译完的人，有必要在此对小说的情节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小说情节并不太复杂，主要讲述“我”，马克西米连（简称马克）·奥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行为以及思考。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打响后，他作为一个党卫军军官，首先随同节节胜利的德国国防军来到乌克兰，在党卫军的各个先遣队里工作，参与所谓解决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就是灭绝犹太人）的特别行动。在那里，他违心地执行元首希特勒下达的灭绝令，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屠杀行动，尤其是令人震撼的基辅大屠杀。

后来，随着德军在苏联南方战线的一路挺进，马克在一九四二年先后进入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转而从事情报收集工作。由于在鉴别高加索山区某些民族是否属于犹太人种族的问题上，他的意见跟上级的屠杀意志格格不

入，被报复性地调到死亡之城斯大林格勒。

在严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马克负责收集关于德军官兵精神状态的情报，也经历了殊死的巷战，最后中了俄国狙击手的冷枪，负了重伤，连日昏迷不醒，终于得以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底德军即将全军覆没的最后时刻，被送上了飞机，撤离斯大林格勒。

在德国养伤期间，马克四处活动，想调动到法国去，但最后，既没去成法国，也没去成丹麦，甚至连他前往作战部队的请求都没有被批准，却留在了党卫军帝国领袖的私人参谋部，负责“集中营中外国犹太人囚徒劳动力资源”的问题。为此，他先是去了波兰，视察了奥斯威辛等著名的集中营，而集中营触目惊心的黑暗内幕，更促使他进一步反思战争的实质。一九四四年春，马克又被派往匈牙利，去那里解决帝国最需要的犹太劳动力问题。无论在匈牙利、德国、波兰，他都处理不好帝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微妙的矛盾，跟上司的关系弄得很僵。最后，他在苏军攻到奥斯威辛前的最后一刻，即一九四五年一月，从波兰返回柏林。

在英国空军对柏林的一次空袭中，他头部受伤，便趁机休假，离开是非之地，去他姐姐位于波美拉尼亚的乡下屋子静养。在姐姐空荡荡的家里度过充满了性幻想的多天之后，好友托马斯找到他，劝他归队，他们夜行晓宿，历尽艰辛，突破苏联军队的封锁，返回了柏林。在柏林即将陷落的时候，元首希特勒亲自向他以及其他一些党卫军军官授勋，他在授勋仪式上咬了希特勒的鼻子一口，结果被抓起来，等待枪毙。但他趁着敌军的炮火逃了出来，最后，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托马斯，偷换了后者的假证件，逃过敌军的检查，去法国生活了。

《复仇女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党卫军中高级军官的自白，是主人公对罪恶的战争，对卑劣的人性的深刻反思，这也正是小说的主题意义所在。

第一，它直接揭露了纳粹德国犯下的一系列战争罪行，尤其是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主人公在几次突击灭绝行动中的行为，还有他在几个集中营里的活动，尤其是在奥斯威辛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言，使读者得以从众多的细节上了解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真实内幕。

第二，主人公作为党卫军中的高层军官，跟独裁元首希特勒以及一些铁杆纳粹分子是有所区别的，他一方面要执行上级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有独立思考，对战争，对人性，对纳粹理论，对德国在欧洲的地位都有自己的想法。主人

公因为多年里一直忠诚地为他所信仰的国家社会主义效劳,所以连连晋升,从二级突击中队长升到一级突击大队长,相当于从中尉升到中校,而且还得到了很多勋章,铁十字,金十字,等等。而且,他在斯大林格勒受了重伤。就连这样一个“帝国英雄”也对战争进行了反思,更说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是一种滔天大罪。当然,除了主人公的所言所思,还有其他人物(虚构的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的所言所思,这些多少游离于情节之外的离题话,更让读者对当时德国官兵和平民的思想,对他们心目中的纳粹理论、希特勒形象等等有了十分具体的了解。

第三,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详细活动经历,通过建立在详实历史资料基础上的虚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党卫军的组织机构的内幕,尤其是通过党卫军帝国领袖希姆莱以及其他纳粹高官的言行,让读者十分形象地了解纳粹党内上层人物在大战中各个关键时刻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

小说中最精彩也即最惨烈的部分,是对纳粹在东方战场(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基辅),还有波兰境内的集中营里屠杀犹太人行动的描述,其屠杀场面的血腥,不但令读者难以忍受,连主人公自己也从生理本能上忍受不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在基辅屠杀几万犹太人的那次“大行动”。一开始,马克不愿意参加枪决行动,能不去就赖着不去,后来实在无奈,才不得不奉命出场。但是,当他被上级喝令下到“万人坑”里,给那些没死的犹太人补上致命的一枪时,他也被众人集体的疯狂举动给传染了。其中写道:

我的目光遇上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她几乎赤身裸体,却举止优雅,神色平静,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巨大的忧伤。我赶紧走开。当我返回时,她仰面躺着,依然还没死,一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她已经奄奄一息,漂亮的嘴唇在颤动,似乎想说出一个词,那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么吃惊,那么疑虑,受伤鸟儿的眼睛,那道目光射中了我的心,剖开了我的肚子,让一股木屑之浪涌出,我是一个普通的玩具娃娃,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同时,我真心实意想俯下身来,为她擦去额头上的土和汗,抚摩她的脸,对她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将变得更好,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痉挛着朝她的脑袋开了一枪,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总之,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我,全都一样,因为,一想到这一片毫无理性的人肉之浆,我的心中就充满了一种无边无际的疯狂,我继续朝她开着枪,她的脑瓜像一只水果那样裂开了,这时,我的胳膊似乎脱离了我的

身体，自己跑到了沟壑里，到处乱打枪，我跟在自己的胳膊后面追，让它等一等我，还有另一条胳膊，但是它不愿意等，它在蔑视我，把我甩在后面，独自朝着受伤者开枪，最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停下手来，放声痛哭。现在，我想，完了，我的胳膊再也回不来了，但是，让我大为惊诧的是，它又重新在那里了，在它原来的位置上，结结实实地连在我的肩膀上。

确实，是战争改变了人，是集体暴行让“天使”变成了“魔鬼”。

马克和他姐姐乌娜的一段对话，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对杀人的想法：

“你朝那些人开枪时，有什么感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跟看别人开枪时一样。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刻，谁来做已经不重要了。更何况，我认为，无论是看着别人做，还是自己做，同样都需要我责任心的介入。”——“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吗？”——“是的，假如我们想打赢这场战争，那就必须这样做。”

可见，尽管主人公对纳粹的暴行有保留和批评，但在整个荒诞的体系下，在疯狂的专制统治中，他无能为力，只能助纣为虐。

当然，主人公如此深刻的反思，也促使作为译者的我对纳粹的历史作一种系统而又认真的思考，我希望，也会促使读者做类似的思考。

另外，在小说中，主要的虚构情节则关系到主人公的家庭生活，他与双胞胎姐姐的乱伦关系，他的同性恋倾向，还有他可能犯下的杀害母亲的罪行，这些内容都写得很凶残，很直露，很野蛮，很有些豁出去之后不管不顾的劲头。

马克年轻时，父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失踪，很可能是战死了，母亲爱上了一个法国商人莫罗，并嫁给了他。马克对母亲的行为很反感，认为她是背叛了丈夫。青少年时期，马克与姐姐乌娜有乱伦行为，被母亲和继父发现后，强行拆散，姐弟二人进入了寄宿学校。马克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党卫军，拒绝回家。姐弟之间一别八年没见面，只是在战争中的德国有过一次会面，那时她已经跟一个残疾的贵族作曲家结婚了，姐弟俩对生活的态度已经很有些不同。马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负伤后，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回了一趟在法国南方的母亲家，但就在他回家期间，他的母亲和继父莫名其妙地被人残杀。根据后来德国刑事警察的调查，马克自己就是这次谋杀的嫌疑人。

主人公到底杀了还是没有杀自己的母亲，这一点在小说中始终是个疑团，

从情节描写上来看,回忆很模糊,场面是断裂的,因为关键的细节被小说作者抹掉了。但是从逻辑上判断,从整篇小说中的种种影射,从小说题目的暗示,还有两个如复仇女神一般的刑事警察的执意追捕来看,主人公应该是犯了罪了。早在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马克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就几次回忆起中学时演出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还有对复仇女神的想象:“阿特里得斯宫殿里的一场屠杀,恰如我自己家里血流成河。”不过,如果说他只不过把自己想象成希腊神话中的厄勒克特拉,那么,实际上的凶手也未必是他,他只是从自己的内心意愿上杀了母亲报了父仇而已。

在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马克曾经几次亲手杀人:他曾在基辅的万人坑里执行过枪决犹太人的命令;他在归队途中亲自打死过一个在教堂里演奏音乐的老者;后来在柏林某高级旅馆的一个厕所里杀死了一个外国外交官;最后,甚至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托马斯,为的只是夺取后者的假证件,以便蒙混过关,在战后侥幸生存,不受国际法庭的惩罚。

从结构和语言上来看,小说的写作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其主要的文学价值,一是以细节的真实提供了党卫军的黑暗内幕,二是以对希腊神话中“复仇女神”的影射,来构建一段个人的历史。而这一充满了奇特经历(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包围圈死里逃生、从波美拉尼亚到柏林的艰难归队、帝国彻底崩溃之前咬希特勒的鼻子)、异常性情(姐弟乱伦、同性恋情、弑母案件)的个人历史,与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巨型的战争画卷,而在这画卷中,人性的刻画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小说写作在虚构情节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即复调性格,双重身份。马克家有双胞胎历史,他与姐姐是双胞胎,姐姐所生(跟马克乱伦后?)的是双胞胎,马克结婚后妻子又生了双胞胎。小说主题所影射的“复仇女神”,也可以被看成属于双胞胎(多胞胎)范畴,而小说中两个穷追不舍的刑事警察克莱门斯和魏塞尔,马克的保护人曼德尔布罗德博士和勒朗先生,一样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人物的两重性格。当然,这一点就不在这一篇序言中展开了。读者如有兴趣,完全可以自行研究。

另外,小说作者通过一些长篇对话,展开了虚构人物对当时社会现实中的各大政治问题、军事事件、战争局势、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的争论,有的段落(例如关于高加索各民族的语言特点和语系从属关系,还有关于某些山区少数民族的人种学划分和鉴别)给小说的历史背景补充了厚度,提供了文献资料。

小说的段落大多庞大繁杂,而且把各类对话都一块挤在一大段落中,对话之间只有一短横分隔,以至于从版面来看,长篇的段落几乎不给页面留什么空白,让读者在阅读时深感压抑、沉重。

余中先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写完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完

献给死去的人

目 录

译者的话	1
托卡塔舞曲	1
阿勒曼德舞曲 I 和 II	19
库兰特舞曲	270
萨拉班德舞曲	340
小步舞曲(回旋曲)	426
小曲	689
快步舞曲	727
附录	774
词汇库	774
军衔对照表	781
译后记	784

托卡塔舞曲

人类兄弟们,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可能会反驳说,我又不是你的兄弟,我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事儿。确实,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但同时也大有教益,一个真正的道德故事,我向你们保证。兴许稍稍太长了一些,毕竟发生了很多事,但是,很可能你们并不太急,你们运气好,有时间读。而且,它还跟你们有关:你们会看到它跟你们有关。别以为我是在企图说服你们相信什么;总之,你们持什么观点只是你们自己的事。如果说,我等了那么多年才最终决定动笔,那是因为,我要向我自己澄清事情,而不是向你们。长久以来,人们像一条毛毛虫那样爬在地上,心中抱定一个希望,有朝一日能变成华丽而透亮的蝴蝶。时间渐渐流逝,蛹化期迟迟未来临,一直是一条蠕虫,痛苦的结局,怎么办呢?当然,自杀是一种选择。但是说实在的,自杀不怎么能诱惑我。我早就思考过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我该求助于自杀,我恐怕早就自杀了:我会把一颗手榴弹挂在胸口,兴高采烈地出发。一颗圆圆的小手榴弹,我会轻轻地拔掉销子,拉动弦线,面带微笑地听着弹簧的金属响声,那将是我听到的最后声音,除了我耳膜里传来的自己的心跳。然后,是最终的幸福,或者怎么说也是平静,我办公室的围墙将溅满血污的烂布。让女清洁工来打扫吧,她们就是干这个的,活该她们倒霉。但是我已经说过了,自杀不怎么能诱惑我。再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兴许是一种哲学道德上的老底子,是它让我说,无论如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做什么呢?我还没有什么想法,去苟延残喘,去了结时光,而不等时光先把你给了结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件要占用时间的事,写作并不比干别的差。这并不是说,我真有那么多钟点可以浪费,我是一个大忙人;我有人们所说的一个家庭,一份差事,我负一些责任,这一切都要付出时间,它不会给我留下太多时间讲述我的回忆。更何况,说到回忆,我有的是回忆,而且数量很大。我是一个真正的回忆制造厂。我毕生都可以用来制造回忆,即便在目前,人们还在付我钱,让我制造花边。

实际上,我也完全可以不写。无论如何,这件事不是非做不可的。自打战争以来,我一直就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全靠上帝,我从来都不必像我以前的某些同事那样,要靠撰写我的回忆录来证实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无须证实,我也不必靠这个来攒钱,因为我现在这样就能养活全家了。有一次,我在德国作商务旅行,我跟一个做内衣买卖的大商行老板讨论起来,我想把我的花边产品卖给他。我是通过以前的一些朋友认识他的,所以,用不着提什么问题,我们彼此就已心知肚明,我们是靠什么联系在了一起。当我们以相当积极的方式作了会见之后,他站起来,从他的书柜中取出一册书送给了我。这是曾任波兰总督的汉斯·弗朗克将军的遗作,书名为《面对绞刑架》的回忆录。“我收到过他遗孀的一封信,”我的对话者向我解释说,“她让人出版了他受审后写的书稿,自费出版的,她就靠卖这本书供孩子们的生活需要。你能想象吗,都到了这一地步?占领区总督将军的遗孀。我向她订购了二十册,用来送人。我还建议我所有的部门经理每人都买它一册。她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你知道这本书吗?”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但我会很感兴趣地去读它。实际上也是,我跟他的交往很短暂,我以后兴许会给你们讲述他的事,假如我有勇气或者耐心的话。但是眼下,说这一切根本就没什么意义。此外,这本书也写得很糟糕,混乱,哀叹,浸透了一种奇怪的宗教般的虚伪。这些看法兴许也将是混乱和糟糕的,但我会竭尽可能说得清楚一些;我可以向你们担保,至少,它们将没有丝毫的懊悔。我什么都不后悔:我干我的差事,仅此而已;至于我的家庭故事,我兴许也会讲一讲的,它们只跟我有关;说到其他,到最后,我做得无疑有些过头,但那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由自主了,我摇摆不定,而且在我的周围,整个世界都在动摇,我不是唯一一个昏了头的人,你们得承认这一点。再说,我不是为养活我的遗孀和我的孩子而写作,我,我完全能够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不,如果说我最终决定写作,那无疑是为了度过时光,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澄清一两个晦涩的疑点,兴许为你们,但也为了我。此外,我想,这对我有好处。没错,我的脾性是偏忧郁的。便秘,无疑。烦人和痛苦的问题,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问题;而在过去,情况正相反。很长时期里,我每天要去三四次厕所;而现在,一个星期去一次就是一种幸福了。我不得不去灌肠,这个办法实在很不舒服,不过倒是很有效。请原谅我把你们带到如此淫秽的细节中:不过我还是有权稍稍抱怨一下。而且,假如你们受不了这个的话,你们完全可以在这里停下。我不是汉斯·弗朗克,我,我不喜欢客套。我尽我能力做得精确。尽管我曾有很多怪癖,我还是跟多数人一样,认为对人的生命来说,必不可少的事

情仅仅只有呼吸、吃、喝、排泄,还有对真理的追求。其余都是可有可无的。

不久前,我妻子把一只黑猫带回了家,兴许想以此让我高兴高兴。当然,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她应该猜得到,我会拒绝的,那还不如先斩后奏呢。一旦造成既成事实,你也就无能为力了,孙儿孙女会哭闹的,等等。不过,这只猫也实在太讨厌了。当我试图抚摩它,向它证明我的善意时,它就溜走,跑去坐在窗台上,黄色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要是想把它抱在怀中,它就拿爪子挠我。到了夜里,它则相反,会来躺在我的胸口上,身子蜷成一团,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大团,熟睡中,我梦见我被压在一大堆石头底下,窒息了。而我的回忆,差不多也是同样。当我第一次决定用文字把往事记载下来时,我正在休假。这兴许是一个错。不过,事情进展得不坏:我买了并读了老大一堆这一主题的书,好让我的记忆焕然一新,我构思了情节大纲,制定了时序上的细节,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但是,主要是因为那次休假让我突然有了时间,开始思考。此外,那是在秋季,一阵灰色的秋雨淋落了树上的叶子,我渐渐地陷于焦虑中。我发现,思考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本该猜到的。我的同事把我看成一个文静、端庄、爱沉思的人。文静,那是肯定的;不过,我的头脑经常在白天就开始怒吼,像一座焚尸炉那样低声吼叫。我说话,我争论,我作决定,像所有人那样;但是在酒吧台前,面对我的白兰地,我想象自己是一个突然闯入的人,端起枪就朝人群开火;在电影院和剧院,我幻见自己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在一排排座位底下滚动;一个节日,在公共广场上,我看到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爆炸,下午时分兴高采烈的人群顿时变成了屠宰场的牛羊,街上血流成河,一片片皮肉贴到墙壁上,或者穿越路口,飞溅到星期日的汤锅里,我听到人们叫喊,呻吟,他们的腿脚被截断,像是一只昆虫的爪子被淘气的小男孩揪断了,幸存者的迟钝,一阵奇特的寂静,镶在耳膜上,长久恐惧的开端。文静吗?是的,我一直很文静,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始终都不露声色,我心如止水,无动于衷,像是死寂之城的哑巴墙面,像是手拄拐杖、胸佩勋章、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小老头,像是溺死鬼那浮在水面上的脸。打破这种可怕的文静,我怎么也做不到,即便我愿意那样做。我可不是为鸡毛蒜皮的事就要闹它个惊天动地的那种人,我善于闭嘴。然而,这同样也给我压力。最糟糕的还不是我刚刚为你们描绘的那些形象;这样一些幻觉长期以来一直盘踞在我心中,兴许从我的童年以来,总之,从我本人身处人类屠宰场中心之前就一直如此。从这意义上说,战争只是一种确认,我已经习惯了这些小小的剧本,我把它们看成是对万物之虚空的贴切解释。不,真正显得艰难而沉

重的,是只能忙于思考。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你自己,在整整一个白天中,你在想什么?实际上,想很少的事。对你的日常想法作一个理性的分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实用的或机械的想法,对行为和时间的有计划安排(比如说:先烧开水准备沏咖啡,然后再刷牙,但是,面包片可以放在这之后再烤,因为它们很快就能烤热);工作计划;收支平衡;家务问题;性幻想。种种细节我就不给你们说了。晚餐时,你端详着你夫人慢慢变老的脸,她已经远不如你的情妇那么有吸引力了,但是,考虑了种种关系之后,觉得她还是更好一些,怎么办呢,这就是生活,于是,你谈起了最近的内阁危机。实际上,你对这次内阁危机根本就不在乎,但是,别的还能谈什么呢?把这一类想法清除掉的话,你就会跟我一样看到,没什么东西剩下了。当然,还会有别的时刻。在两次清洁剂广告之间,出人意料地响起了一段战前的探戈,不妨说就是《薇奥莱塔》吧,突然间就闪现出夜晚河流的汨汨声,小酒吧的彩色折纸灯笼,一个开心女子皮肤上轻微的汗酸味;公园门口,一个孩子的笑脸让你回想起你儿子的笑脸,恰恰就在他开始走路之前的那一刻;大街上,一道阳光穿过云层,照亮了一棵梧桐树的大片叶子和灰白树干:你突然想到了你的童年,想到了小学校的操场,你就在那里恐惧地或幸福地高声叫喊着玩打仗游戏。你刚刚有了一个很人道的想法。但是,这实在少有。

然而,假如人们中止了工作、平庸的活动、日常的行为,而严肃地投入一种思想,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万事万物很快地上涨,像是涌起沉重的黑色巨浪。夜晚,梦便脱了臼,展开,增殖,醒来时在头脑中留下薄薄的一层,又呛又湿,要很长时间才会消解。没有误会: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罪孽,不是后悔。无疑,那也是存在的,我并不想否定,但是我认为,事情要远为复杂得多。即便是一个没参加过战争的人,用不着去杀人的人,也将忍受我所说的这一切。任何人都为之痛苦的小小恶意、软弱、虚假、吝啬返回了。没什么奇怪的,人们发明了工作、烈酒、贫瘠的闲聊。没什么奇怪的,电视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简言之,我很快结束了我那不幸的休假,这样更好。我有足够的时间,在午饭时间,在秘书们走后的晚上,匆匆地写作。

一次短短的暂停,为了去呕吐,然后我继续。这是我众多小小苦恼中的另一个:时不时地,我吃下的食物会反上来,有时候马上就上反,有时候稍稍晚一点,毫无理由,就这样。是个老问题了,产生于战争,确切地说,最开始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在乌克兰,我想是在基辅,或者是在日托米尔。我无疑也会讲到的。总之,打那时起,我就有了这个习惯:我刷牙,我喝一小杯烈酒,我继续

做刚才在做的事。还是回头说我的回忆。我给自己买了许多学生练习本，大开本的，但格子很小，我把它们放在办公室，锁在一个抽屉里。之前，我在同样也是小格子的卡片上作一些笔记；现在，我决定不停顿地继续这一切。至于要做什么，我并不太知道。当然不是为了我后代的生活。假如我就在眼下这一刻突然死去，比如说，死于一种心脏病突发，或者一种脑血栓，而我的秘书拿了钥匙，打开那个抽屉，她们将会十分震惊，这些可怜的女人，我妻子也一样：卡片本身就足矣。必须快快烧毁这一切，省得出丑闻。我，我自己都无所谓，反正我总将死去。总而言之，即便我是在跟你们说话，我也不是为了你们才写的。

我的办公室是一个十分适合写作的舒适的地方，宽敞，简洁，安静。白色的墙壁，几乎没有装饰，一套带玻璃门的家具摆放样品；房间尽头有一排玻璃大窗，居高临下地朝向满是机器的大厅。尽管隔着双层玻璃，利弗织机那连续不断的咔嗒咔嗒声还是传到了室内。当我想思考时，我就离开我的写字台，走到玻璃窗前，我观望脚下展开的一排排织机，还有纺织工们精确自信的动作，我任自己陶醉其中。有时候，我也下去在机器旁溜达。车间里光线较暗，积满污垢的玻璃泛着蓝色，因为花边很脆弱，它们害怕强光，而这蓝盈盈的微光让我精神安定。我喜欢沉浸在这一片笼罩了整个空间的单调的咔嗒咔嗒声中，这二拍子的金属节拍，久久萦绕在心头。织机始终给我强烈印象。它们是生铁的，漆成绿色，每一台重十吨。有些已经很旧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不再生产那些型号了；替换用的备用零件，我让人专门订购制作；从动力上说，战后，人们已经从蒸汽机转向了电动机，但人们还没有触及工作机本身。我不靠近机器，以免弄脏自己：那么多的活动零件必须经常加油润滑，但是，很显然，油会毁坏花边，因此，人们使用石墨，这是一种被磨碎的铅矿，纺织工用一只布的滤袋，像用熏香炉那样，把它们撒在活动的零件上。花边出来时黑乎乎的，它覆盖在墙上，就像在地板上那样，还覆盖在机器上，还有看机器的人身上。尽管我不经常用手去摸，我还是很了解这些大机器。第一批英国织布机，其秘密被嫉妒地保守，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不久偷运到法国的，因为那些工人要逃避关税；是一个叫雅卡尔的里昂人，在机器中加入了一系列确定图样的穿孔卡，把它们改装后专门用来织花边。下边的滚筒源源不断地提供活件；在织机

的中心,五千个卷轴,灵魂,堆积在一辆走车中;然后,一个推动杆^①(我们在法语中保留了某些英语词汇)前来稳定住并晃动这一走车,发出一种很大的催眠般的咂嘴声,从前往后。纺线由焊在铅上的铜梳子从两边引入,按照由五六百个雅卡尔卡片确定的一种复杂图样,织出一个个结头;一个弯管抬起梳子;最后,花边就出来了,在它的那一层石墨底下如蜘蛛网一般轻薄,令人惊讶,它慢慢地卷在一个鼓筒上,鼓筒就固定在利弗织机的顶上。

工厂里的工作遵守着一种严格的性别隔离:男人创作图案,穿刺卡片,上经纱,看织机,照应连接着织机的那些同类机器;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今天依然如此,干着推车工、清石墨工、缝补工、拆织工和折布工的活儿。传统是强有力的。在这里,纺织工们可说是构成了一种无产阶级贵族。学徒期很长,工作很精细;十九世纪,加莱的纺织工坐着敞篷四轮马车、戴着大礼帽来工厂,他们对老板直接以“你”相称。时代改变了。战争期间,尽管有一些织机在为德国生产,工业还是被毁灭了。战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今天,在北方,只剩下了大约三百台织机,而在战前,却有四千台在运作。然而,在经济复苏时期,纺织工们还是早于很多市民阶层为自己买了汽车。但是,我的工人们对我并不以“你”相称。我不相信我的工人会喜爱我。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并不要求他们爱我。再说,我也不喜爱他们。我们只是在一起工作,仅此而已。每当一个雇工头脑清楚,态度认真,从他织机中出来的花边不会怎么返工,我就会在年底发他一份奖金;至于上班迟到,或者喝酒滋事的工人,我就会把他开除。在这一基本点上,我们彼此都很理解。

你们可能会问,我是怎么最终干上了花边行业的。然而,我生来远不是一块做生意的料。我是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我是法律学博士,在德国,Dr. jur. 这几个字母^②从法律上属于我姓名的一部分。但是,确实,从一九四五年起,形势多多少少妨碍了我凭我的文凭吃香。假如你们真的想知道一切的话,我本来也远不是学法律的料:年轻时,我最早希望学习的,是文学和哲学。但是家里人妨碍了我;一段家庭小说的忧伤插曲,我兴许会说到它的。我不得不承认,对花边行业来说,法律比文学要有用得多。下面我就说说这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当一切终于宣告结束时,我成功地来到了法国,把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法国人;这并不太难,因为那个时代一片混乱,我随着被遣送者一起回来了,人

① 原文为英语。本作品中有许多外来语,主要是英语、德语与俄语,其中一些用斜体字标出,译文中相应作楷体处理,以下不再一一作注。

② 即“法学博士”。